



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嘉善謝氏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

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

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曰魏加曰臣少之

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

者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其鳴悲者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而高飛

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間弦音烈而高飛

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

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世孫或曰劉向敘

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

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

嘉善謝氏

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  
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  
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贏楚策作更贏又  
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王曰請  
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

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

也乘執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善用兵者感

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

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人不測魯連子曰奔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

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

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孫吳用之無敵

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將孫武

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

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

此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  
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直  
者也路暴露也直讀為袒露袒謂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

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

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言必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

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

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用百里之國

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

眾也而一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言和眾如一行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

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鉞韓詩外傳三作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延東西曰延嬰今

櫻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櫻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

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圖

居一例可知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注未是矣○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

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

如禾實垂下然埤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

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凍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埤字○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穉丁果切揚意

埤讀為穉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龍涿謂之雷漬廣韻凍瀧霑漬也故楊云凍瀧沾溼貌且夫暴國之舊誤作凍隴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

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

灼黥灼如畏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

賊其所好者哉序作豈有新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

人用國日明日蓋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亾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

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殷詩

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

之也設謂制置道謂論說何行而可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

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亾之效安

危之執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

及戰國諸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

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

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

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空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也以注觀之正

荀子 議兵篇 嘉善謝氏

文當本是上不印衍足字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

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

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

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好士者強不好士者

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

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不齊者弱齊謂賞重者強

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刑威者強刑侮者

弱刑當罪則人侮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

強政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

不改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楛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

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

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其

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

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

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

脆以旦夕得甘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者離也若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

○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

嘉善謝氏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  
 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  
 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取之操十二石之弩  
 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  
 漢書冠鞬帶劍師古曰著兜鍪而帶劍也  
 同漢書冠鞬帶劍師古曰著兜鍪而帶劍也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  
 方目反○注不征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  
 眾眾字誤疑作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  
 不易周也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  
 稅寡資用貧

乏故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之民所生  
 國危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  
 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  
 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阨阨俗本作狹隘今從宋  
 本劫之以執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阨使敵不能害鄭  
 氏曰秦地多阨藏之使戰隱之以阨使敵不能害鄭  
 隱其民於阨中也○莊子風謂蛇曰鱗我亦勝  
 以爲常忸鱗之以刑罰之鱗藉也風謂蛇曰鱗我亦勝  
 女九反或作躡七六反○案鱗亦音躡見  
 我音秋或作躡七六反○案鱗亦音躡見  
 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  
 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  
 功之所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隸五家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最  
 爲眾疆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  
 嘉善謝氏

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戶  
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  
奉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

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

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

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

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兼是數國者皆干

為說或云未二句當并從齊說下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

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

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諸侯有能微妙

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

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

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

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

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

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

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

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縱可漸

染於外中心未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其心是齊也故

悅服漸子廉反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

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湯武之誅桀

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



臣化而來也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

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

或中間有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

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亾相為雌雄耳矣翁代

翁代張代存代亾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

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

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

莊躑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置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

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 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

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

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

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

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也然而

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

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孝成王臨武

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

之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謀是智

嘉善謝氏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

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

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問本有之下引莊子語

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

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

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速而不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謂使閒謀觀失機權伍參猶錯雜也使閒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

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閒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

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

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遇敵決戰必道吾

日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

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

行也夫是之謂六術令已下有

六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人出凡慮事欲孰而用財

欲泰孰謂精審泰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所以不

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

謂一守而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

不變羣物皆正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

苟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慮必

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凡百事之成也

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  
 五步六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越逐也  
 乃止齊焉騎矜敬謀無壙無壙言  
 與不敬也不敢須  
 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  
 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  
 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謂不棄之而奔也左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  
 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  
 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  
 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  
 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不殺老弱不獵  
 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禾稼獵與獵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

而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兒誅非

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

亦賊也扞其賊謂為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

者貢謂順刃謂不戰偕之而走者蘇讀為僚僚向也微

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

龍斲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

願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

策誤作觸警當以此注為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

之竭廢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

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夫是之謂人師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

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上下相

喜則慶之敵賀之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

也然不潛軍不留眾不久而暴師不越時古者行役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

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

言先生之議常言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

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為有兵者為

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若時

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

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禹伐共工禹伐共工書曰

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

詩子議兵篇嘉善謝氏

敗損全稱王故以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文武為兩王也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  
 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

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強海

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

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比孫卿子曰非女所

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

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舊本作凡在於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

弟子所知故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漢書認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憇鯁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也

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

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

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

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

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

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揔也

辨別也揔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

元

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刻得作一史記禮書

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

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

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

行不用禮雖堅甲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

鞞如金石史記作堅如金石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

甲犀脅二載輕罪入蘭盾鞞革宛鉅鐵鉞慘如蠶蠶

二載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鉞同矛也方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鉞與鉞同矛也方

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鉞言宛地出

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鉞音音

○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鉞

無自關而西輕利僂率如飄風

言楚人之趨捷也

謂之矛七字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

殆謂

或當爲嫫姚之嫫嫫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

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其攻楚殺

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涉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躋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

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越杜子曰臣患目能見百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躋爲盜境內吏

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躋初爲盜後爲楚

詩子

卷一

三

藏版

元

韓詩外傳四皆同

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禮也

甲犀脅二載輕罪入蘭盾鞞革

宛鉅鐵鉞慘如蠶蠶

二載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鉞與鉞同矛也方

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鉞言宛地出

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鉞音音

○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鉞

無自關而西輕利僂率如飄風

言楚人之趨捷也

謂之矛七字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

殆謂

或當爲嫫姚之嫫嫫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

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其攻楚殺

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涉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躋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

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越杜子曰臣患目能見百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躋爲盜境內吏

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躋初爲盜後爲楚

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

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是豈

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劊

嘉善謝氏

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

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炮烙之刑古書亦

作炮烙之刑格讀如度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

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

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

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

必其命自謂必全其命也

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

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

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

國不待試而誦試用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溝池不

相或音辦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

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相當作相篆文相字

與相字相近遂誤耳○案什聲之相不當為古掘字

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相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

故不相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

相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相之皆作相字知

此相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

字誤

反機變謂器械

然內當為固史記作晏

明道而分鈞之○史記外

故焉然不畏外而固也

分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有不由

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

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行郵怨也流

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

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

抗舉使人畏之

嘉善謝氏

議兵篇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

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

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

慶刑罰執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大寇則至

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

故以敗走為北也○大寇則至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

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奔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

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備徒粥賣之道也不足

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

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以調

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

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敦厚

也毒害也孽謂祲孽祓除之也○案方言孽憎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

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

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

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

有能自脩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

德者也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

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猶昭昭也縣明刑

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

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也而順

○此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願為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願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

知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

也慤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矜糾收繚

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

也四者皆鄙陋之人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今被他則調和也

極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

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

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

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襲其處

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

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

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

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

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

荀子 卷十 議兵篇 七 嘉善謝氏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  
 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  
 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  
 食之地臧曰窳掌窳主倉稟之官窳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  
 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懼其畔去也已暮三年然後民可  
 信也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  
 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疑之難焉疑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舊本不提行今案  
 當分段齊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

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全言城邑也富足

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疑作殆故能并之而不

能疑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有則必亡能疑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

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亳同瀋與鎬同皆百里

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疑之也故

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

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

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

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

剖開也莫邪古

之良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澀

砥厲謂

剝脫之砥厲之則劓盤孟刎牛馬忽然耳

磨淬也

也音辰劓盤孟刎牛馬蓋古用劓者戰國策趙

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然言易也○劓宋本作劓元刻作劓皆訛今改正

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

初開刑也

然而不教誨不調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

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

是也法節奏有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

覆幽險而亾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亾也○正文及注亾字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

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

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

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駢然而雷擊

之如牆厭之駢然率至之貌說文云駢黑色猶闇然駢烏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

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贏則敖

上稍贏緩之則敖諷諷音盈○俗本上字執拘則最

得閒則散會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敵中

道則奪其國一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

中擊也丁仲反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

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

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謂喧譁也謹喧譁也謂喧譁也亦讀為噉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五刃反

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

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

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

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

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

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

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

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

枕作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

左抱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

自奉其社稷歸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

楚非己之功也請也之欲反

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既楚發

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

其賞既謂論功之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

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

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

而敵退則是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

畏其眾也臣舍不宐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

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

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

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彼先王之道

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賞罰者乃先王之

荀子 卷十一 疆國篇 三 嘉善謝氏

道齊一人之本善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士大夫益爵官人益

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

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

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

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

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

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執行勝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

之道用以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

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

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

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

矣宣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歐此勝人之執赴勝

荀子 卷一 疆國篇 四 嘉善謝氏

人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王求賢而託之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

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

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

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

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則女主亂之宮詐

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

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

聯繫之也大燕鱮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鱮躐也藉也如

勝我本亦作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

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

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敵如是則齊必

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也三國若假城然

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

謀滅亡問以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

為何如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

者可為也何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

世也世謂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

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俄而天下

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

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鳥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

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

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

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鳥路反漫莫

但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

者碎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碎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

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

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

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

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

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自數百

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

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

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今

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

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禱机

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

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安疆而爭己之所

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

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



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

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闕韓子曰奏百狸首

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

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

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

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鞫是仁人之所

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

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

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殉當為刎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

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

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義術仁義之術

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

秦柰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威彊乎湯武廣大

之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

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

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今楚

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此楚

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嘉善謝氏

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荀子 卷十一 一 疆國篇 七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視可司聞案欲刻

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聞案欲刻

其脛而以陷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

也六字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

也宋本無然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

也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

子質之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

類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

者也封畿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

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

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我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

我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所得者乃與

齊為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名屬河內今屬相州

也○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音廬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

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

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懷茅那丘城坳

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坳圍聲相近疑同坳居

委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刻然侵削之

反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

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

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負西海而固常山常山背也

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

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

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

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

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宋本無然字此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然則奈何曰

疆國篇

嘉善謝氏

節威反文節減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

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

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

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

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

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

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

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

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却

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

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

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

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

陽城父縣西南也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

○案杜注無南字

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所出物是形勝也

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入境觀其風俗其百

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

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

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甚畏有司

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其百吏肅

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

讀為王事靡盬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

朋黨侗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侗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

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故四世有勝非

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

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

似雖然則有其認矣認懼○正文元刻兼是數具者

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侗侗然其不

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

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

日日畱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

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

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

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

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

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謂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

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

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時僅存之國危而後

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

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可

嘉善謝氏

以時託也其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

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

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

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

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

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得其節則上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在得其節然

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

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

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

也白刃扞乎芻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芻謂

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

或作校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瘠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  
 瘠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  
 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疆本而節用則

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

也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脩道而不貳

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

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

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

食減少而又怠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

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祇怪未至而

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

天斯為至人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如是者雖深

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

嘉善謝氏

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

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而用之則是參於

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天舍人事而欲知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

行無不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

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

以爲神若有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真宰然也 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既

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 亦天職天

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

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目鼻口辨聲目辨色鼻辨

疾癢其所能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 心居中虛

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

使爲形體 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

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

日哉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

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

事已下論逆天順天 暗其天君其心亂其天官 臭味

過棄其天養不能務逆其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  
 喜怒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此皆  
 言不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知務導達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則可以任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為  
 智在天明不務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為  
 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  
 志於地者已其見宐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  
 以蕃息嘉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穀者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  
 數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  
 者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  
 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官人守天而自為  
 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  
 守道也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  
 星辰書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繫啓蕃  
 之名也



長於春夏繁多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

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

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也輟

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匈匈喧譁之聲與訥同音凶又許川反行

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開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

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

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退也望微俸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

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假設問答無何也言

不足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星隊天

木鳴陰陽之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用遂

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頻見

也言如朋黨之

多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

是雖竝世起無傷也

竝世起謂一世之中竝起也

上闢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

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祇也 枯耕傷

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枯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

也歲與穢同○耘耨失穢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

枯與穢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

難通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

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

舉謂起兵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祇

祇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

三者三人祇也錯置也

有安其說甚爾其菑甚慘

爾近也三人祇於中國則無

人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

勉力不時則

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

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

嘉善謝氏

天論篇

嘉善謝氏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  
勉力力役也云云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  
六畜作祿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  
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嗟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日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

早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  
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  
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幽險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多詐幽險三者盡凶之道也而制之與使物畜積而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

荀子 卷十一 一天論篇 七 嘉善謝氏

之謂若曲者為輪直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  
 聘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聘其智能而化也思物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  
 不使有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矣此皆言理平豐富在  
 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  
 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  
 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  
 也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  
 言必差錯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而亂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差謬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

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  
 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

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  
 也法也如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  
 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

不先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中韓申韓

稱之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墨子有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

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

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

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文

今并下為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在上字皆從宋本

後而不處先羣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

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

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有斗惡獸王之謂也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

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主者民之唱

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

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

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尊其下則下無若是則與無

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

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一 嘉善謝氏

公正則下易直矣

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

治辨則易一愿慤則

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

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

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

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

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知其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

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

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

則貴上下危則賤上

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

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

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詩曰明明在下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特猶直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

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

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案常當

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親有天下

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以是百官也原之大國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

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

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

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

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

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

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懸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

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

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

之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

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

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

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

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

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

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其為弑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

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

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

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

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故

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

者乃能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

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眾非極知此

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如此

三者非聖人安能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懸天下之

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摠桀紂者其知慮至險

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

與劓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

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是不容妻子之數

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

妾不能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

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今世

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

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

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匡痲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

庭大自以為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

嘉善謝氏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可以奪之者不可以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力持也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亾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非謂刑象也墨黥而巳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墨中幪其頭而已注怪嬰當為澡濯其布為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澡或讀為草慎子冠澡纓鄭云有草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作草也其艾畢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纓也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屨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為鞮也注紱當作鞮也慎子作紱言罪人或非或泉為屨故曰菲紱屨也紱方孔反對或為鞮禮有疏屨傳曰蕪蒯之菲也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中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

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

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

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

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

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

者得其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書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旂史記武王斬紂頭懸

之太白旗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

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

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

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

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

者多不可盡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重典當輕也

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

所不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至者

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

也恐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刑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制遠邇

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

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盃謂之糖孟謂之

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

此注恐有傳會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

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

服同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

儀也

之服其制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

案周語封俱作封外侯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

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侯服

也侯也斥侯而服事王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

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

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

外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

與禹貢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

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

云要謂要束以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蕃服也

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

亦然月祀於會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日

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會祖今韋注作會高

嘉善謝氏

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執

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識遠

近也志識遠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

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

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溝中之瘠也謂行

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者在溝壑中羸瘠乞之

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

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畫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壤

或作壇井畫戶媯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

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

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

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

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是不然

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讓者

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

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

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

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

嘉善謝氏

位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是又

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舊校云

德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

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禪讓天

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

貌一涉反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

鄉音向豈為禪讓改與一堯無異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

復而振之矣後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

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唯其徙朝

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

其改易遂以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

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死則能任天下者必

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

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曰老衰而擅

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

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

畏憚勞苦以為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

聖王亦然也

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

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為萬饋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為萬饋

舞而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讀為藁即

進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傷罍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

代之○案正文罍本作臯故注一云臯未詳再云臯

當為藁即所謂蘭茝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作水旁臯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

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

罍乃澤字正體雍而徹乎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

不得云俗書也徹言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

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

曰此五祀謂祠禘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

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

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

謂之依亦作展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

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言

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出門而宗祀有事

現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

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

帥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  
 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  
 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  
 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  
 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繫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  
 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  
 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  
 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  
 側載畢芷以養  
 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前有錯衡以養目  
 約軾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和鸞  
 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  
 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三公奉輓  
 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持納輓轅前也納與輓同輓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  
 改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  
 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五等之列者  
 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  
 士視附庶士介而坐道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庸也

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持老  
 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  
 樂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  
 此與天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  
 子異也

荀子  
 嘉善謝氏



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

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今世俗之為說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

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

說狂妄之說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

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

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躡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

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

大皞燧人莫不有也大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

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慶言必無刑戮也詩

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

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主

嘉善謝氏

由人

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

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

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亂今厚葬

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

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

也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而聖王之

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

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

有禁限不得以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

有餘過度也盜之則私竊謂之盜

劫殺謂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

之賊則其餘無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

不讓也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

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

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

象以為樹樹之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實琅玕似珠

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

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

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

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琅玕龍疏翦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

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

謂實於棺椁中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

或曰茲與鬚同

嘉善謝氏

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

走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

行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

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

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

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

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

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保而葬之口取其珠也

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

而齧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

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

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

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

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淖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傳曰危人而

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

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

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

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

者著其師也言此者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

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

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鳥路反下同

曰若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

求不得

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

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

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

今俳優侏

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

央瀆中瀆也如今則人家出水溝也

則

拔劔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

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

鬪

不知宋子鬪之論者也

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

然則鬪與不鬪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

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

如字說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金舌以喻不言也雖

讀為稅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木對欲以率先猶無益

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或讀為噤○

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

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

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此說無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

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

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

反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欲使人見侮不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

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

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

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

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

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

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貢謂所

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上為天子諸侯下為

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

淫汙慢汙穢行也慢當為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

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摔持頭也

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脚字臏脚

卒相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

體也或者枯與鬮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

磔甚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藉靡舌繯藉見

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

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

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

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

嘉善謝氏

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  
 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  
 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  
人守職事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  
 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  
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  
乃欲一朝而改聖王譬之是猶以塼涂塞江海也以  
 之法說必不行也  
 焦僥而戴太山也塼涂以涂壘塼也焦僥短人長三  
尺者○塼俗字荀書當本作搏搏  
塗泥而塞江蹟跌碎折不待頃矣蹟與顯同蹟二三  
海必無用矣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  
大辱○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尋為礙亦有  
本所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  
 也宋子曰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  
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故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為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目不欲綦色耳  
 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

欲多譬之是猶以入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  
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入之情為欲多

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

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

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入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

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

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入之所不欲者賞而以

入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

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

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君子

卷十二

五篇篇

六

藏版

君子卷第十二

君子卷第十二





